

黄苗子说

黄苗子



◎曹鹏 著

文博书画大师丛书

【黄苗子说黄苗子】

我的实际年龄应当减去七岁

陈伯达、林彪、康生、江青他们四位

宋版书每本只给两三毛钱

他们眼光很远呐/就是《一捧雪》

我的书就陆续捐出去/只有一个陈梦家

伊秉绶我临了无数次/我父亲有十二个孩子

如果梁得所还活着……

中国

广播电视出版社

黄苗子

说

文博书画大师丛书
◎曹鹏 著

黄苗子



中国
广播电视出版社

CHINA BROADCASTING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苗子说黄苗子 / 曹鹏著. - 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9.1
(文博书画大师丛书)
ISBN 978-7-5043-5737-3

I. 黄… II. 曹… III. ①黄苗子 - 访谈录②黄苗子 - 绘画 - 艺术评论③黄苗子 - 书法 - 艺术评论 IV. K825.72
J205.2 J292.11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8506号

黄苗子说黄苗子

曹 鹏 著

责任编辑 李潇潇

封面设计 张立娟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
邮 编 100045

网 址 www.cntp.com.cn

电子信箱 cntp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110(千)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6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5737-3

定 价 23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换个角度看大师

如何看待同时代最有成就与地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——大师或大家，关系到传统价值观与现实评价体系。

中国现在有没有大师？谁可以被称为大师？近些年来，总是不断有人就此争议不休，肯定论者大都是名家大家的学生或朋友，极尽鼓吹赞扬之能事，动辄就“高山仰止”；而否定论者大都是没机会被称为大师的，同时对被捧为大师的大大不以为然，其观点大都不外乎说中国现在无大师，谁都没资格被称为大师。其实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大师是对一个行业、一个专业的出类拔萃者的美誉，理论上讲，有两个层面的定义，一是纵向的，也就是从古至今同专业领域最杰出者；二是横向的，也就是和同时代的同行相比，成果最多地位最高者。此外，在口语中，“大师”还是文化艺术专业晚辈后学对专业有成的长者的尊称。换句话说，当今之世，大师说有就有、说无亦无。即使是对真正的大师，也不必过分迷信膜拜，张之洞说得对：“大家者，气体较大，所造较深，所能较多耳。若谓大家兼有古今之长，此目未见众集之谬说也。”（《书目答问二种》香港三联书店 1998年版 第301页）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保留地欣赏、学习、研究、继承。

我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长期开设“大师访谈录”专栏，还出过《大师谈艺录》两巨册图书，不言而喻，是主张“有大师论者”。不过，我清醒地知道，由于上个世纪

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运动连连，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几乎无人幸免，我曾总结出一个“20/20理论”，也就是在1949年未满20岁与在1976年已满20岁的，准确地说是1929年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中国人，在文化学术知识修养上程度不同地普遍先天营养不良，是受灾的一代，是毁掉的一代，因为从“反右”到“文革”的20年知识劫难，没有谁能做到置身局外、谁要说“举世皆醉我独醒”能够始终读书、学习、研究、写作，未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干扰，那是诳人的谎言，20年不读书、不学习足以废掉第一流的天才，而1929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最年轻也80岁左右了，垂垂老矣，1956年以后出生的最大也才50岁出头，对文化艺术专业来说，还有些小（何况还要扣除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）。所以，在今天文化艺术界要找到真正能做出前无古人、天下无双的成就而被公认为大师者，实在不合理的奢望。被荒废了的十几年，是无法弥补的缺陷。在最严格意义上来衡量，21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确乎是没有大师的。然而，世间万物都是比较而言的。即使是在文化最萧条的时期，也会有与众人相比更有学问、更有才华的人。

大师的价值不仅在于著作与成就多么高，而在于让从事同样学习与研究、创作的人们有效法、景仰的榜样。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，大师的存在就是努力进取的动力，追求卓越能使人生更加充实、更美满、更幸福。从人类文化的传承角度，大师担负着引导时代的使命。因此大师是文化艺术的希望，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。

在文博书画领域，启功、黄苗子、王世襄、许鸿宾等可谓有口皆碑的大名家，称他们为大师，应当是名符其实的。作为后学，我有幸逐一登堂入室多所请益，这种机会相当难得，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，不可复制的。现在把我与诸位大师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，附以专题研究或纪念

文章，相信对文物、博物、书画有兴趣的读者能在史料、观点或治学方法上有所助益。限于个人才疏学浅，尽管我无一例外地遍读其著作，但还是对诸位大师的成果与建树所知所见极为有限，因此，文中定有差误。用个比喻，这套丛书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听课与请教名师的笔记或作业，笔记与作业都不可能与老师所讲授的一毫不差，毋庸置疑，精华是老师的，差误是学生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而西谚有云“所有比喻都是跛脚的。”（我亲耳听到一位20/20的前辈领导在会议上一字一顿地说成了“所有比喻都是蹩脚的”。）
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总体而言此书与其他同类题材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作者的独立的立场。我至今不曾拜任何一位文博书画名家为师，因此，在与大师们的访谈中，也始终保持着相对更为客观、理智的心态，我研究大师、敬重大师、欣赏大师、学习大师，但是并没拜倒在哪位大师脚下，更不以哪位大师的学生或门生、弟子自居，在与大师来往以及整理写作的过程中，我非常清醒地自我定位在一个访问者、一个客人、一个同行的角色上。我一直认为，作为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学者与研究者，在与名家泰斗进行比较严肃与正式的讨论时（这些访谈往往是在闲聊、说笑一样的气氛中包含很严肃与正式的话题），平等的意识与正视（而非仰视）的角度更符合学术精神、更有益于知识的交流与问题的探讨。我对大师的兴趣完全是学术与艺术方面的，其余一无所求，所谓无欲则刚，既无心在名位上攀附，也无意在利益上揩油借光，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权威名家的认真郑重的接待，答疑解惑，传经授道，成为接受过同时代最有名望的大师们指教的幸运儿。

因此，我所写的也就是我自己真正所想写的的话，既不是为人代言，也不会阿谀奉承、曲学阿世，赞美或批评



都出于同样的立场，也即为了自己更为了读者而提问、求知、思考、判断。

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在《大师谈艺录》一、二卷出版后，对书中所介绍的二十几位书画界大家、名家，我只在机会方便时分别当面赠给了阳太阳、启功、黄苗子、秦岭云、王世襄、袁运甫等有数的几位以样书，其余的前辈我甚至没有打一句招呼，这不是我不懂礼貌，而是因为老先生年事已高，我不愿意轻易打扰，更不想献功讨好。因为我写的书不是为大师树碑立传、包装炒作，而是为公众负责地介绍大师。只要读者接受并喜欢我的书，就可以了，说到底，我是为读者而写，不是为大师而写。

值得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文博书画大师多享高寿，我在《大师谈艺录》里多次对此有所议论，可以说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修身养性，而文物收藏与书画研究创作，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保健。俗语有云“人见稀罕物，必定寿限长”（《武松传》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40页），文物古董书画都是文明的结晶，是人类智慧与才能的精华，能够多多观赏、多多接触，必然会得到美的滋养与熏陶，而这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中，是极为难得的纯净享受。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这套丛书能给读者增添一些轻松与快乐。

李潇潇编辑对这套书非常重视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对书名也特别认真地进行推敲，在博客上广泛征求意见，最后定为现名，意思有两层，一是大师说，也即访谈录；二是说大师，也即评论、研究大师的文章，二者合一，简省中间一字，便为《黄苗子说黄苗子》等等。在付印前发现坊间已有类似书名，不过，都是自说自话性质，与拙著有明显的不同，因此，也便不再另择书名。

这套小书，是2007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确定下来的选题，本来拟在年内推出，结果中间又临时加项出版了

我的《媒介市场创意策划实务》和《把脉中国传媒》两本书，于是竟延迟了一年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，不过，正是因为延迟的这一年，我又收集阅读了大量图书资料，对每位大师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研究与思考，所以，比原计划的篇幅与分量都有所增益——可以说，这一拖反而是好事。事实上，迟迟不交稿的另一个主观原因是太看重这套小书，总想精雕细刻打磨润色。

在生活、工作与事业上，我都是个沉得住气的人，也是个能拖的人，用股市术语是个做长线的人，我相信日久见人心、慢工出细活、天道酬勤，不论是为人处事还是治学著书，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。白居易诗有云“朝真暮伪何人辨，古往今来底事无？但爱臧生能诈圣，可知宁子解佯愚。虫萤有耀终非火，荷露虽团岂是珠。不取燔柴兼照乘，可怜光彩亦何殊。”“赠君一法决狐疑，不用钻龟与祝蓍。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辩材需待七年期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”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便难以检验出真正的价值。而对于书籍的撰写来说，仓促赶出的不容易成为精品杰作。

这套小书虽然远远谈不到是精品杰作，但是我尽了最大努力，而且敢斗胆预言以后肯定还会有再版的机会。这倒不是因为书的质量有多高，而是主题——文博书画会越来越热，而只要有人对这一代中国文博书画感兴趣，就势必愿意阅读以最权威、最有代表性的大师为题材的图书。

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，时间将说明一切。当然，书中一定会有谬误和差错，还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。

曹鹏

2008年10月30日定稿于昆明挂云居



目 录

自 序 美就是好得与众不同 1

[上篇 黄苗子说]

画坛师友共沧桑——黄苗子访谈录 4-73

一 4-13

我的实际年龄应当减去七岁/陈伯达、林彪、康生、江青他们四位/宋版书每本只给两三毛钱/他们眼光很远呐/就是《一捧雪》/我的书就陆续捐出去/只有一个陈梦家/伊秉绶我临了无数次/我父亲有十二个孩子/如果梁得所还活着

二 14-27

十九岁跟着吴铁城/朋友倒霉了不能不伸手/我是南社纪念会的会员/亚子先生对后辈是很喜欢的/郭老自己曾说过：“我的诗比起达夫的诗，差得太远了。”/让我点《汉书》，我就把《汉书》都点了一遍/在恒社哪敢偷东西！/丁聪比我老实得多/办漫画展，用卖门票来接济生活/毛泽东气魄大，蒋介石差远了/老朋友都扎堆/他还以为黄尧是我！订了好几张画

三 28-31

傅抱石在重庆是郭老家的常客/徐悲鸿要是觉得你是有才华的，那真是大力推崇/孙多慈后来在台湾大学起好大作用，培养了许多画家，包括刘国松都是她的学生/郭老藏有多幅傅抱石的八尺、丈二匹的大画/我这辈子没什么学问，完全是靠朋友

四 32-35

张大千爱交朋友是有名的/大千每期给他画个封面，发表后他就卖给熟人/大千在法国不敢活动了/他自己有个图章，是“富可敌国，贫无立锥”/大千知道我在香港，就托我带东西回来/他把一本美国杂志的封面半裸女郎，改画成古装仕女/他最得意的就是那幅给张群祝寿的《长江万里图》/张大千的银元能运到敦煌去，靠的就是张群

五 36-46

我从秦城出来，去看夏衍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对你不起。”/我在当时的中央信托局任秘书长/我跟夏公（夏衍）讲了，别的东西我不搞了，就搞美术/国内外研究中国美术史有成就的专家很多，我不算/被划了右派后，谁都不敢见，谁也不来找我/王世襄治学问十分用功。你别看他讲蝓蝓、讲鸽子，这都是真功夫/郁达夫和鲁迅要是活到后来，都得住监狱/沈从文怕得不得了，一向是小心翼翼的/他想借这套丛书把人美的品牌做出来，所以很支持我/这个标点本的《法书要录》是最完善的了。校对都是启老做的/你不要从表面上看启功的字/我老是说启老很可惜，大家都把他捧成一个书法家/齐燕铭很可惜，他一从政，很多想法就没法实现了

六 47-51

齐白石作画非常之勤，天天画，不停地画/九十岁以后他是不会画工笔的/旧时代的老规矩，他是长辈就得给晚辈车钱/老人家搬过去很紧张，闹呀，说关在那里，没自由/老头儿跪在那里冲着天喊天呀天呀/我们仍处于“后文革时代”

七 52-57

有时候我抄卡片抄到晚上十一二点钟、一两点钟/5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/梁启超他们学问那么好，琉璃厂的书贾们立了大功/我大量地买书是到北京以后/苏东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/屠格涅夫一个人坐在公园里，看见一只蜥蜴爬过来，就对它说：“我今天很寂寞，你呢？”

八 58-73

有人千方百计争当某一个协会的主席/这样坑害很多年轻画家/我们远远没有认识“文革”对中国今后的影响/报刊与书画关系很密切/现在这些现象，都是“文革”造成的/做人应该有个原则，尤其是搞艺术的/齐白石、黄宾虹这



批艺术大师是从清末培养出来的，不是民国也不是解放后/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大部分是凭记忆重新写出来的/我看不是劳动创造艺术/不通古文，中国文化的门开不了/从这类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/东西方都有自己珍贵的文化，不能夜郎自大

采访侧记 74-76

[下篇 说黄苗子]

我与黄苗子老先生 78-84

《艺林一枝 古美术文编》简端批语札记 85-100

艺术界就是由圈子组成的——评《画坛师友录》 101-107

黄苗子笔下的趣闻与佳话 108-110

[附 录]

“记住她的风度、爱心、艺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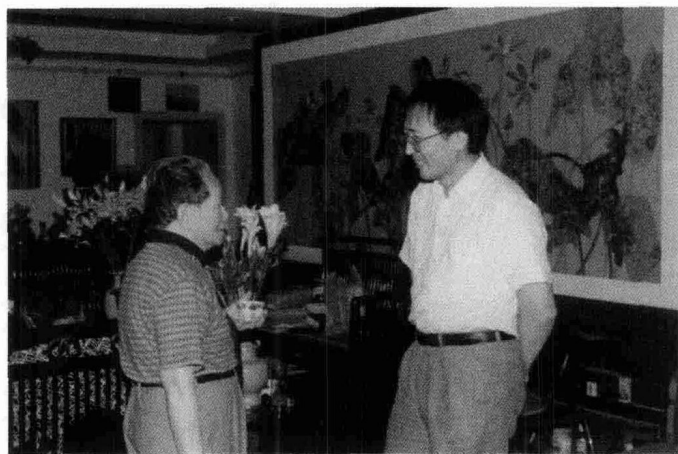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关于郁风的点滴印象 112-120

郁达夫杂著五种阅读札记

——为纪念郁风老师而作兼呈黄苗子先生 121-147

后 记 148-150

美就是好得与众不同



作者与黄苗子先生

古人说文无定法，书也无定法。在一个速食文化的环境里，在一个过多预制件、标准件的市场中，流行的、通俗的形式占压倒优势，但是，若论文化价值，显然还要有个性风格。常遇到人问我，对一幅字画、一本书、一篇诗文来说，什么是美？我的回答是，达到了一流专业水平以上而又好得与别人都不一样。

达到了高水平而又能特立独行是很有难度的事情，尽管从事创作写作的人都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但是，文学艺术领域里失败者远比成功者多，绝大多数人无法跨越难度，做不到特立独行，只能是泯然众人。

虽然自知才疏学浅，但仍有追求卓而不群之心，这本小书便是我自己追求的样式，内容上当然是以文化人学者艺术家为主题，但是结构与文体却不同于一般的访谈录或书画家评论集，而是有似于俞平伯的《燕知草》、《杂拌儿》，是一本围绕一个主题的杂作结集，体裁上有对话、有侧记、有随笔、有礼记还有日记与散文、纪念文章，在学术性、理论性与思想性以及艺术性几方面都还有着力之处。当然，谬误之处想必会有，还望方家指教。

2008年10月31日急就于昆明挂云居

【上篇】

黄苗子

说

十九岁跟着吴铁城、朋友倒霉了不能不伸手

我是南社纪念会的会员、亚子先生对后辈是很喜欢的

郭老自己曾说过：“我的诗比起达夫的诗，差得太远了。”

让我点《汉书》，我就把《汉书》都点了一遍

在恒社哪敢偷东西！丁聪比我老实得多

办漫画展，用卖门票来接济生活

毛泽东气魄大，蒋介石差远了

老朋友都扎堆、他还以为黄尧是我！订了好几张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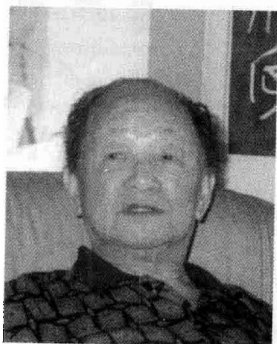
黄苗子





采访时间：
2003年7月22日
2003年7月29日

采访地点：
北京·黄苗子家中



黄苗子 1913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市。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委员、澳洲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、名誉教授。著有《美术欣赏》、《吴道子事辑》、《八大山人传》、《画坛师友录》、《艺林一枝》等。

画坛师友共沧桑

——增订黄苗子访谈录

作者按语 此稿与过去发表出版过的访谈录相比，多出了三分之一左右内容，具体细节改正与补充数百处，若有读者对比一番，当知今是而昨非。

—— 我的实际年龄应当减去七岁/陈伯达、林彪、康生、江青他们四位/宋版书每本只给两三毛钱/他们眼光很远呐/就是《一捧雪》/我的书就陆续捐出去/只有一个陈梦家/伊秉绶我临了无数次/我父亲有十二个孩子/如果梁得所还活着

问：您精神状态很好，今年都九十岁了，但是精神状态像七十岁的。

答：我总说，我的实际年龄应当减去七岁，因为在秦城蹲了七年牢，什么事都没干，等于抹掉了七年生命——我们出监狱，江青他们进去了。记得陈毅说过：“恶有恶报。”总的来说，我眼睛耳朵都好，本来血压高但是控制住了，在澳洲医生给我开了一种药，吃了十年，效果很好。就是颈椎有点毛病，有时好有时坏，住院躺了一星期做理疗。

问：当时很多被抄家的，有一种说法，说被抄走的东西特别是字画和古籍有不少都被康生、陈伯达一些人盖了章？

答：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都提交过证据。

问：您的藏品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？

答：我没有。叶浅予有——他曾发表过一张被劫文物名



单。大收藏家傅增湘的后人在发还了傅家收藏的珍善本之后，书上保留了“康生藏书”、“江青所有”这些图章，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写了一篇文章，连这些图章一起发表。

问：那篇文章被收在《黄苗子艺术随笔》了。像康生、江青这样的巧取豪夺，真是太赤裸裸了。

答：这种事情太多了！因为琉璃厂我认识一些熟人，听他们一个个讲，很可怕。听他们说，陈伯达有一天通知小组，说是“阿英家里的书全部给我搬到文管会去，一天就搬光！”然后晚上陈伯达、林彪、康生、江青他们四位就到那里去了。

问：林彪也收藏这些东西？

答：对！林彪有收藏。他们去，一个钱不给就拿走。但江青去，假模假式，拿一本书给两毛钱——“这是我买书的钱啊。”还写收条“江青同志购书一本两毛。”宋、元版书一样价钱。

问：这跟抢一样嘛！

答：对。宋版书每本只给两三毛钱！

问：但他们有没有这个意识呢——这些文物是要传世的，接近于是永恒存在的，巧取豪夺，盖上藏书章，就不考虑以后人们会怎么说？

答：以后人家不知道它的来源了，以为江青学问有多大，藏多少书，林彪学问有多大，藏多少书……傅增湘谁还知道？

问：傅增湘还是有人知道的。（笑）

答：你问现在这一代年轻人，看还有谁知道！就别说别人了。他们眼光很远呐。

问：那倒也是。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强盗行为啊。跟《一捧雪》一模一样。（笑）

